

香港閩系漁民方言性質淺論*

一、引言

香港彙集世界各地族群，本地居民交際則以粵語為主。香港華人的構成，除了以粵語為母語的廣府人群，以閩語為母語的族群亦不在少數。研究香港閩語，路線主要有二。一為共時角度，以現代方言學、社會語言學等視角，考察現居香港的閩系族群及其後代閩語使用現狀。一為歷時角度，以漢語方言史視角，考察不同時期來港之閩系族群構成，探求曾經存在，或已消亡的閩語。關於香港閩語共時狀態，張雙慶教授與本人於2014年獲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支持，已作調查研究，並將調研成果彙集成書，出版《香港閩南方言生態研究》。香港閩語的歷時情況，則鮮有專門的討論。

考察香港閩語的歷時情況，除了不同時期遷移到香港的福建、廣東、海南等地居民之外，以捕魚為生，經海路漂流抵港的各時期漁民，亦為香港閩語歷時生態構成的重要部分。香港海域盛產魚類海鮮，據20世紀歷史學家、人類學家考證，不晚於明代，香港已有漁民往來居住。漁民也被稱為「蜆民」、「水上人」，「他們多居於水上，世代以舟楫為家，捕獵海中生物為業。明代時，其於海上之船隻，有烏艚及白艚兩種……白艚船身髹白，用以捕魚或盛載貨物」。¹清代嘉慶年間編纂的《新安縣志》也有香港海域「艇戶」的記載。香港漁民方言大體上可分為粵語性質的「蜆家話」與閩語性質的「福佬話」。其中的「福佬話」，閩南方言特徵非常顯著。²由此可見，研究香港閩語的構成及生態，具有閩系特徵的漁民方言不可或缺。

* 本文為澳門大學SRG課題「粵瓊閩語音韻演變與歷史層次研究」（SRG2020-00003-FAH）、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課題「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」（HAB/C 277/9/11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¹ 參蕭國健：《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頁33。

² 參莊初昇：〈嶺南地區水上居民（蜆家）的方言〉，《文化遺產》第3期（2009年），頁126-132。

二、漁民方言性質的爭議

以「福佬話」為母語的香港漁民主要居住於沙頭角漁民新村、鹽寮下村，沙田亞公角漁民新村及大埔元洲仔地區。20世紀70年代末元洲仔拆遷，居民遷入三門仔和魚角安置村，後多搬遷至太和火車站附近大元邨與太和邨。³張雙慶、莊初昇（2003）曾深入調查元洲仔「福佬話」，指出其「粵東腔閩南方言」性質。李如龍、張雙慶（2009）則以沙頭角漁民新村「福佬話」為個案，並結合大埔元洲仔「福佬話」特徵，從音韻、詞彙角度，探討香港漁民方言閩南方言特徵及其與粵、客方言的競爭關係。由諸位學者的研究可知，香港漁民「福佬話」的閩南方言性質並無爭議。不過，有趣的是，在方言譜系並無爭議的前提下，漁民方言的具體來源卻存在分歧。2007年由大埔區議會出版的《大埔傳統與文物》指出，元洲仔漁民對自己的民系認同曾發生變化，「當年他們認為自己是潮陽人，現在都認同自己為（來自汕尾海陸豐沿海的）鶴佬人」。⁴那麼，元洲仔漁民的民系認同標準，是地域、文化方面的標準，還是語言方面的標準？由於潮陽方言與汕尾海豐等地方言存在差異，這些差異特徵，又可否為動搖不定的漁民民系認同提供證據？帶著這些疑問，我們翻閱香港漁民史料，並著手調查漁民方言。2019年有幸再獲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支持，開展「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」。我們走訪了大埔元洲仔、三門仔漁民新村，太和大元邨與太和邨，沙田亞公角漁民新村，沙頭角漁民新村等區域。其中，元洲仔村已不復存在，僅存「大王爺廟」及旁邊的「蘇徐李鍾石大埔元洲仔漁民村公所」，其他區域居民亦多以粵語交際，操漁民方言者甚少。幾經周折，我們覓得漁民後裔兩位，分別出生於20世紀60及70年代。兩位漁民後裔皆姓蘇，為大埔居民，有親屬關係，其中出生於70年代的蘇先生對漁民方言已相當陌生，出生於60年代的蘇先生則還能說70%左右的漁民方言單字、詞彙與短句。根據他的口述，香港新界這幾個區域的閩南漁民方言皆可溝通，聽感差距不大，他自己就常與居於亞公角漁民新村的朋友使用彼此的漁民方言交流。我們以蘇先生的漁民方言作為調查對象，並結合張雙慶、莊初昇（2003）、李如龍、張雙慶（2009）的研究成果，以三種音系描寫探討香港新界漁民方言的音韻共性，梳理其性質特徵。

³ 參廖迪生等主編：《大埔傳統與文物》（香港：大埔區議會，2008年），頁102；蕭國健：《大埔風物志》，2007再版增訂（香港：大埔區議會，2007年），頁105；莊初昇：〈嶺南地區水上居民（蜑家）的方言〉，《文化遺產》第3期（2009年），頁126-132。

⁴ 參廖迪生等主編：《大埔傳統與文物》，頁102。編按：「鶴佬」即前文所稱「福佬」。

三、漁民方言的音韻共性

比較潮陽、汕尾海豐閩南方言，結合張、莊（2003），李、張（2009）及我們2019年的調查，從聲母方面看，香港新界漁民方言聲母系統處於粵東閩南方言18聲母框架，其中2009年所調查的沙頭角方言不具[b-]、[n-]聲母，概為發音人自身特徵的體現。從聲調方面看，漁民方言單字調8個，同於潮陽、海豐方言，聲母與聲調的音韻表現非常一致。這種音韻共性在潮陽、海豐方言中亦不具區別。

可為香港新界漁民方言性質提供證據的，應為方言韻母方面的特點。潮陽方言與海豐方言雖同屬粵東閩南方言，但在韻母音韻特徵上具有幾項顯著差異。我們將漁民方言的共性融入比較項，考察其與潮陽、海豐方言的差距。⁵

第一，海豐方言保持三套鼻音、塞音韻尾[-m]、[-n]、[-ŋ]與[-p]、[-t]、[-k]，潮陽方言則僅有兩套鼻音、塞音韻尾[-m]、[-ŋ]與[-p]、[-k]。考察香港新界漁民方言，僅有[-m]、[-ŋ]與[-p]、[-k]，無[-n]與[-t]，同於潮陽方言。

第二，遇攝開口三等魚韻（非莊組），如「豬、箸、鼠、魚、汝」等字，在潮陽方言中讀[u]韻母而海豐方言讀[i]韻母，香港漁民方言該類字讀[u]，也同於潮陽方言。

第三，山攝桓合一、仙開三、元合三、臻攝魂合一、文合三及宕攝唐合—韻，如「卵、酸、飯、門、村、孫、問」及「光、荒、廣、黃」等字，在潮陽方言中讀鼻音韻母[ŋ]／[uŋ]而在海豐方言中讀鼻化韻母[uŋ̃]。香港漁民方言該類字讀[ŋ]／[uŋ]，亦同於潮陽方言。

四、結論：漁民方言的性質

由上述香港新界漁民方言與潮陽、海豐方言的三項音韻特徵比較結果可知，較之海豐方言，香港新界漁民方言與潮陽方言的關係更近。因此，根據音韻性質，香港新界漁民方言應源於潮陽方言。元洲仔居民屬「潮陽人」比屬「鶴佬人」更具有語言事實依據。當然，新界漁民方言與香港粵語長期接觸，又與香港其他閩語共存，並與源方言地存在地理與文化隔閡，因此其音韻特徵雖同於潮陽方言，字詞讀音及句法表現，亦不免夾雜其他閩語、香港粵語特徵，方言性質因深度語言接觸而逐漸雜糅與演變，展現複雜語言生態環境下弱勢方言多層次分佈特徵。研究香港新界漁民方言，對分析其他同樣處於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的漢語方言及其類型，亦具有參考意義。

⁵ 本文的潮陽、海豐方言音系及特徵參考徐宇航：《香港閩南方言生態研究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），海豐方言概況亦參考羅志海：《海豐方言》（德宏：德宏民族出版社，1995年）及潘家懿、陳建民、楊必勝：〈海豐話概說〉，《廣東海豐方言研究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-21。